

## 如果警察殴打律师发生在德国 德国警察说给中国同行的心里话

【明慧网】近日，中国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遭到建三江公安部门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起国内外关注，《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都做了报道。

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酷刑逼供早已是长期、大范围的存在，如今他们把这些暴力延伸到了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身上。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他们长期被中共洗脑，在中共的黑伞下无知地犯罪。他们这些不符合国内外法律的行径终究会被制裁。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殴打律师、迫害法轮功学员，卡斯滕建议中国同行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样可以摆脱中共洗脑，不再做害人害己的事。

卡斯滕说，德国的警察在执法的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



四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唐吉田

时候，是受到良知制约的：“在德国，如果有一个警察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之下打了人，这个警察是要因为伤害他人身体而受到处罚的。这是跟中国不一样。我们在对别人干什么事情时，首先有良心上的约束。”

卡斯滕说，如果和平的民众，在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关押，那么这种关押行为在德国这里就是非常明显的违法。在德国，警察必须预料到，当他们不在法律框架内办事的话，他们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被叫上法庭，可能也会因此而被审判，被关进监狱。◇

##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北美健康展 参观者：“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明慧网】北美第37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于2014年4月4日至6日三天，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二百多个展位，两万多名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特别受欢迎。

**“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

很多民众知道并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是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开始的。多伦多西人居民克劳迪奥来到展位问：“这个是不是在中国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个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说：“我要买书。我要的就是这个。”原来，一年前，克劳迪奥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他说：“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知道了中共的邪



恶。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相信今天是我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后会有期。”

一对欧洲裔的中年西人夫妻俩，一天里到展位三趟。第一次来买书，第二次来学功，第三次来交流。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本来是个文化丰富的国家，只可惜这些年都被共产党摧毁了。现在有一群人在恢复这个文化，很可喜。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收获很大。”

**“特意回来给你们加油”**

来自台湾的江先生，移民多伦多已经20年了，他到现场买了书和音像资料。他说：“我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的活动。我观察到这是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团体。一次在纽约的活动中，我听了一位学员给我讲的真相，讲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面临迫害都坚持不懈的历程……，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加油：继续努力！坚持到底！”

然后他举着他刚买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光盘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 感谢师父再造之恩——

# 在劳教所里得法轮佛法



【明慧网】我从小就很灵，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看就会。世事变迁，我养成了一些恶习，1993年因销赃被劳教3年，在中国最阴暗的地方——劳教所里经历了最阴暗的日子，那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1999年，我因盗窃又被劳教3年，被关进广东三水劳教所九大队。

在劳教所那种环境里是很苦的，而我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这里了，想出来后再好好大干一场。

1999年10月份的一天，集合时，狱警说先学习中央新下达的文件，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红头文件。当时我听完后就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他们说的好和不好我怎么会轻易相信？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想法。

没过一个月，三水劳教所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了，进来的全是有工作、有身份的人：全国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教授、各种老师、地震局的、工人等，总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狱警安排我监督一个地震局的法轮功学员，我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面相非常慈悲，象个佛的面相，怎么都没有坏的感觉。我一有机会就和他聊天，问他问题，他也是有问必答。当我最后知道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书？他说有书，而且他能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下来。我当时高兴地不得了，我说：你就把书里的原话背给我听吧。

就这样，我每天都听他背《转

法轮》，大概有一个多月，他把《转法轮》九讲的全部内容都背完了，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听着，大脑接收起来那个如意，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得清，整个听《转法轮》的经过，我都是随着大法的内容在感受着：得法的感觉、下法轮的感觉、天目的感觉、身体能量流的感觉、慈悲的感觉、得道的感觉、去各种执着心的感觉……，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悟性就好，只是没用对地方。

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

半年以后，记得那是第二年的夏天，中队长问我：你是不是在和某某炼法轮功？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考验来了，直接告诉中队长说：我听他讲法轮功了，我觉得很好！

这下把中队长气到了，马上叫守大院的劳教人员把手铐拿来，把我单手铐在篮球架上吊着，因为架子有点高，我的脚尖几乎是离地的，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我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起来了。在吊的过程中我没有吱一声。

到了下午，中队教导员过来对我说：只要你一会儿当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教，是坏的，我们就放了你，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我说：“我觉得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真善忍’把我一个坏人教好了，我不会说他坏。”教导员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几个狱警，把中队的4、5根电警棍都用上了，在我身上到处电击，我双眼闭着，痛苦地移动着，但没哼一声。这样电击了我十多分钟后，他们停下来，又问我先头说的话，我还是原话回复他们。他们就又开始电我。

我身体的感受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但心里一点也不痛，反而有种圣

洁的感觉，我当时好象都能看到自己的心一样，金灿灿的，被一个象椰子一样的东西保护着，一点也不痛，椰子外面密密麻麻全是象蛇的舌头一样的东西在钻着，但怎么它们也钻不进去。

恶警们气疯了，他们把二中队的电棍全借来了，又叫人跑去禁闭室借来一根36万伏、近两尺长的电警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伏的警棍了，电苗子有一尺长，电击人一分钟可以导致休克，再加上二中队的几根电棍，加起来可能有80万伏左右了。他们又叫人去食堂拿了一些食盐，是那种石头大的盐巴，放在装满水的桶里，把盐水淋在我身上使导电效果显著，满桶水从头淋到脚，我全身湿淋淋的。然后他们集合了中队里绝大部分狱警，用能拿到的所有电棍开始电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整个院子里只听到啪啪啪的电棍声音不绝于耳。

我始终没哼一声，当时的结果真是大出他们的意料。最后，教导员和副中队长叫人把手铐给我解了，对我说：你不想说法轮功坏就算了。

我很激动，心里在说：师父，我没有丢大法弟子的脸，我经受住了考验。我低头仔细地看了我的全身上下，竟然一点伤也没有。警察私下里也露出惊叹和佩服。

在那之后一直到出劳教所，狱警安排人来监督我，但我始终坚持修炼，快出狱时，一个劳教人员偷偷告诉我，他母亲有法轮功的书。这样，我终于有机会请到大法书了。每当回首得法轮佛法的经历，我都激动不已，感谢师父的呵护，将我从新再造，使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

# 洗脑班——企图消灭人灵魂的魔窟

四位律师到建三江洗脑班维权反被绑架并酷刑折磨，洗脑班内发生的罪恶迅速被曝光，中国人权在世界范围内再次被广泛关注。就大陆律师在建三江狱中遭到酷刑并被威胁活摘器官一事，美国国务院官员四月十一日说：“我们呼吁中共当局保障所有中国公民享有中方在国际人权的承诺下，应当享有的保护和自由，包括表达自由。”

## 建三江的罪恶遍布全国

建三江洗脑班只是全国洗脑班中的一个，在整个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暴行中，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基地”、“关爱学校”、“学习班”等）是受迫害人数最多的地方，它是由610这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设立的黑监狱。劳教、判刑，都有刑期，而洗脑班没有，也没有任何手续，有的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和劳教所里出来以后直接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洗脑班里有各种惨绝人寰的迫害，许多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里被迫害致残、被强奸、被迫害致死。这种迫害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发生。

中共在各地办的洗脑班数不胜数，从街道、乡镇、县、市以至于到大一点单位都办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劳教所和监狱。每个洗脑班一方面会得到来自610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洗脑班通过610胁迫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所在的单位、以及法轮功学员的亲友缴纳巨额“学费”。在洗脑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不仅可以拿到丰厚的报酬，还可以享有去各地旅游等的待遇。每当完成一个“转化”指标时，又会得到不同数目的奖金。所以许多道德败坏的人，或者不明真相的人都积极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 洗脑班是非法组织

但洗脑班从筹办到操作都没有

任何的法律依据。它也没有登记注册，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或公开的政府文件确认其性质、地位；它没有任何的组织章程，不受任何机构监督，办班过程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这样一个非法机构却拥有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件而拘禁任何人的权力，建三江洗脑班的工作人员，从房跃春到陶华，他们没有执法者的身份却有着超出执法者的权力，可以打死人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从哪方面来说，洗脑班都是非法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临时私设的法外黑狱。

## 善良女教师遭洗脑班迫害

常萍是原宝清县第四小学教师。她曾经患有严重的肾炎，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不得已提前退休。一九九九年四月，常萍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一周的时间，她全身所有的病都神奇般的痊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被七次送到精神病院、两次劫入洗脑班遭受折磨。下面是常萍自述自己在洗脑班的经历。

当时正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共借机大肆绑架大法弟子，劳教、判刑、关洗脑班。我被“610”刘舜超强行关进到五常洗脑班。校长付彦春、周合珍和一个邪悟的人用手铐把我铐在床脚上，让我蹲着。付彦春的姑爷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放在地上，让我蹲在上面，我说：“那是我师父，我不能蹲，那是你们做的事，你们在犯罪，会下地狱的。”那个邪悟的人过来说三道四，付彦春并动手打我。

为“转化”我，他们天天放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恶党电视，什么傅怡彬杀人案、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还逼让写观后感。在承受痛苦方面，这种精神上的迫害远远超出肉身上的迫害许多倍，我在五常洗脑班被迫害一个多月。

二零一一年常萍因讲真相又一次被人构陷，绑架到精神病院两个多

月，之后被劫持到双鸭山洗脑班。常萍回忆双鸭山洗脑班是在新兴广场对过的一栋楼内，是坐电梯上去的五楼的一个房间。一进屋有一个姓邓的女警察，司法局的人，是洗脑班的校长；还有帮凶是宝清邪悟者徐宝芹；还有黑龙江省“610”头子顾松海、双鸭山“610”主任于永江、副主任王晓东；还有一个监狱警察。平时有两个不明身份的警察经常跟着我。他们采用伪善的手段，实质是让你放弃信仰，从中捞取资本。他们逼迫我在两个月写诋毁法轮功的材料，否则不放我回家。

## 农家妇女被劫持到洗脑班

刘春霞，是宝清县万金山乡兴国村的一名农家妇女，她描述了自己被绑架到洗脑班的经历。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早晨五点多，我刚做完早饭，我村的邪党支部书记徐殿友和邪党党员李福贵，还有妇联主任杨佳慧来到我家中，让我写悔过书。我没写，中间徐殿友接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一帮人，象土匪一样冲进我家。其中有万金山派出所的警察赵升玉和宝清县六一零主任刘舜超，协同很多人，他们不顾我家人的阻止强行把我抬上警车，直接给我送到伊春洗脑班。

洗脑班的校长姓梁（男，五十多岁），主管迫害法轮功的省六一零头目顾松海（男，四十多岁），还有穆振娟。那里他们打出的是“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用伪善的方法对待大法弟子。每天都有很多人围着说污蔑大法的话、放诽谤大法的影片、放宣传邪党的影片，还让写观后感。精神上承受着压力要远远超过身体上的许多倍，看看那些曾经看过大法书的人，每天污蔑毁谤法轮功，心里觉的他们真可怜。他们每天逼着大法弟子写“三书”，按手印，一直写到你回家的那一天为止。我怀着遗憾的心结束了这里十九天炼狱般的生活。

# 豆腐渣工程的天敌

【明慧网】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单位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在修炼前，对钱财看得很重，搞建筑工程中，工程队给的小额好处费有时也收。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于心性的提高，认识到，我既然修炼法轮大法，就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于是，我就把这些年方方面面不应该得的钱，大约40多万元，都退了回去。有找不到原主，无法退还的，就把钱送给了敬老院、学校等单位。

事后，有人当面跟我说，这些钱都是人家工程队主动给的好处费，别人想要都来不及呢，你还往回退。我



说：“修炼法轮功就得做个好人，不是自己亲自劳动付出换来的钱是不能要。”

现在，还有人时常问，以前你把工程队给的钱都退回去了，后不

后悔？我说：“不后悔，我炼法轮功这么多年，以前身体上所有的疾病：神经官能症、胃病、关节炎、肾病等等，全都好啦，十五、六年没吃一片药，钱再多也买不来我这个好身体。”

我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由于坚持做到了不吃、不拿工程队的，表里如一，有事都拿到桌面上，严格工程管理，所建各栋楼房，不但工程质量好，造价也低。其他单位职工常常抱怨说，某某单位他们的住宅楼价格那么低，咱们怎么这么高？这时就会有人说，你们不看看，人家那单位管基建的，是炼法轮功的！◇



## “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明慧网】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2年7月初到访新加坡，出席了英语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介绍会。会后，有记者提出：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认为那与己无关。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又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全面回答。其中，麦塔斯先生写道：

有人问：“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埃利·维塞尔，犹太裔作家、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他一再提醒世人，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不要沉默以对。他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必须选择立场。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一旦某地的人们因种族、信仰或政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

## 当科学实验和政治混在一起

一天课堂上，我问学生：“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学生回答：“雪碧瓶。”“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回答：“头发。”“好，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有的同学说：“在小学时看过。”“那我们应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是怎么回事？王进东的脸皮烧的灰黑可他却有发际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这可能吗？是我们错了，还是央视录像有问题？”

学生们不敢吱声。

我说：“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灌输、填鸭、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

我继续问学生们：“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对这个自焚录像，中国人没有质疑地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即使有能看出破绽的，也不

敢吱声。而外国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诸多疑问：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严重烧伤后应在无菌的环境下，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灭火器、灭火毯、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这个自焚案是假的，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发现法轮功真好。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因此仇恨法轮功，不敢接近法轮功，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再反过来想一想，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学生回答：“恐怖，太恐怖了，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